

激發學習的快樂與潛能—— 「學習共同體」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導入及實行

黃郁倫/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生

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佐藤學教授所推施行之教育改革，「學習共同體」的導入、實行、及對學生潛能開發的影響。有鑑於傳統填鴨式教育已無法使學生真正學習成長，佐藤教授於1980年代開始推行「學習共同體」，強調地方、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應成立一個個學習圈，在與他人的討論中相互學習。在教學方法上，以引導的方式帶領學生探索學習，讓學生實際深入了解知識、運用知識，並經由對於知識的討論及探索，體會學習的快樂，進而開發學習的潛能。

關鍵字：學習共同體、學習專門家、教室研究

「學力低下、學級崩壞¹、逃學、霸凌、校園暴力、少年犯罪，我們的孩子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現行的學校教育體制是否已不適合現在的孩子？」

這個問題，是日本許多教師、家長、甚至孩子們心中的疑問。1980年代，因為學歷社會及考試競爭的影響，日本的升學率達到高峰²，但傳統學校的填鴨式教育及對成績的過分強調，卻讓學生漸漸對學校及班級失去歸屬感。「成績高的就是好學生，那我呢？」「為什麼非要我去上學？」「上課學習一點都不有

趣。」這樣的想法在學生心中漸漸發酵，在找不到解答的情形下，更多的學生對學校、教師失去信任，甚至放棄了學習。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該怎麼進行？二十一世紀的學校及教師該如何引導孩子學習？」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佐藤學教授，提出以「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為目標的教育改革，強調傳統的填鴨式授課方式，已無法輔助二十一世紀孩子們的學習，地方、家長及教師須通力合作，建立能夠關注到每個孩子學習的「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改革，強調在學習的不僅是孩子，地方、學校、家長、教師都是一個個學習圈，透過相互學習及經驗交換，保障及提升孩子的學習。

佐藤教授認為，傳統學校教師單方面的授課方式，有以下三種缺點：

第一、教師單方面授課，孩子被動的將聽到的全部背起來，這樣的授課方式，沒有任何實體媒介及教具，孩子學到的只是背誦能力，而非知識本身。

第二、傳統教學方式下，孩子不需與他人接觸或討論，是個人主義的學習。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強調與多種多樣的人共生互助，學習也應該與他人交流，在不同背景或想法的刺激下，讓孩子視野更寬廣、擦出更多火花。

第三、傳統學習方式，讓孩子因為背誦，

1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定義，學級崩壞指的是「學生在教室內不服從老師指導，擅自行動，導致教師無法授課，甚至級任老師也無法解決的狀況發生，其狀況持續一段時間未見改善，及認定其班級為學級崩壞」。

2 1980年時，高中升學率達到94%，大學、短期大學的升學率亦達到37%。

累積許多知識，卻無法將知識活用。學習應該是透過活動，讓孩子充分運用學到的知識及技能，在失敗時，再一次反省並思考知識的原理，如此孩子才能真正了解知識的道理，並有能運用其知識的能力。

因此，「學習共同體」的主要目標，並非提高孩子的成績，而是透過引導的教育方式，讓孩子體會學習的快樂及成就，並在探索的學習方式中，培養孩子「思考」及「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要教孩子如何「學習」。

「學習共同體」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之一，就是建立班級孩子的學習圈。首先、改變班級孩子的座位方式，由一排排面對教師的座位方式，改為「口」字形的座位，方便孩子隨時能互相討論，進行小組學習。這樣的座位方式，能看出「學習共同體」的主體並非教師，而是孩子。另外，在教學方式上，捨棄傳統「目標、達成、評價」的方式，以「主題、探究、表現」的方式，累積孩子學習經驗，進而構成知識。因此，孩子們經由教師的引導，進行四人小組的共同學習，是「學習共同體」主要的方式。具體而言，上課當中，教師首先引導學生思考，帶出學習問題，其次透過小組相互討論，了解學生思考方向，並不時的請學生將小組的思考模式，與全班分享，一方面訓練孩子如何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讓孩子的思考更深入廣泛。透過這樣的模式，班級中的四人小組是一個個學習圈，與全班討論時，班級更成為一個大的學習圈。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小組學習」，並非小組互相競爭，或分工合作³，而是每個人在同一起點，一起思考解決問題。此外，在小組的座位安排上，不需依學力另外調配，因為不論能力高或低的孩子，在共同學習討論的過程中，都能增加自己「學習」的能力。

在「學習共同體」中，教師的作用，不再是傳達知識，而是知識的「媒介」。也因此，教師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佐藤教授指出，傳統的上課方式中，教師單方面傳授知識，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一直「說」，卻忘了「聽」的重要性。課堂中教師「聽」的能力，不僅只是聽孩子的發表內容或意見，而是透過「聽」的方式，肯定孩子的存在，給予歸屬感。也能夠因為「聽」孩子的聲音，觸發自己的思考，讓自己融入孩子的學習領域，以更多角度看不同事情。更因為適時的「聽」及串連知識與孩子的意見，使孩子的思考更深刻，刺激出更大的火花。因此，在「學習共同體」中，教師站在學生的同一平面學習，是很重要的一環。此外，教師在融入孩子的學習圈之餘，教師們也是「學習共同體」的另一個學習圈。佐藤教授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教師，除了是「教育專門家」（teaching profession）之外，更應該是「學習專門家」（learning profession）。在學校內透過與觀察其他教師的上課內容及交流，培養自己能力更向上。換言之，教師們除了實踐教育之外，更應提升自己為「研究者」，在觀察自己和他人的上課經驗中，透過不斷的思考、反省及學習，往「學習專門家」的路成長邁進。如何構成教師們的學習圈，第一步，就是將教室的門打開，讓其他教師能進入互相學習。根據以往教室研究經驗，授課教師常常被評價或打分數，在被評鑑的壓力下，教師們漸漸的關上教室的門，只專注於自己的班級經營。但可惜的是，關上教室的門，只專注自己課業的情形下，無法分享其他教師的經驗及看到其他班級的孩子，更錯失自己成長的機會。面對這樣的情形，佐藤教授強調，以「這個教師上得很好」、「這個教師上課有待加強」

³ 舉例而言，分工合作的學習方式，某個孩子只負責調查，某個孩子只負責抄寫，孩子學到的是片面的技能，而非全面的知識。

的「評價」方式觀察他人上課內容的，是「素人」⁴的意見。因為「素人」無法從授課觀察中學習，只能根據自己的度量衡打分數，說不出更深入的意見。真正的專門家，是能夠脫離評價的方式，用「省察」的態度，觀察自己及他人的上課情形。換言之，觀察者與授課教師是站在同一平面，把觀察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學生，一起思考同樣狀況發生時，自己的處理方式。因此，在「學習共同體」中，教師們構成很重要的學習圈，每一位教師，不論是新手或是經驗豐富的教師，都站在同一平面、同一出發點相互學習。定期開放教室觀察研究，根據所看到的事實（教室裡實際發生的事），不管是孩子的表情變化或是任何教室的細微小事，都能夠培養自己「發覺」及「反思」的能力，再透過「省察」與理論的相互結合，構成內心真正的教育「知識」。因此，在「學習共同體」中，有成長機會的，不僅是孩子，教師也不斷的在成長學習。

在任何的教育改革中，學校及地方的立場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佐藤教授強調，教育改革唯有從學校內部開始，才有可能成功，而學校的改革，唯有獲得地方的支持，才有可能持續。因此，在「學習共同體」中，學校必須由內而外改變。學校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不再扮演管理的角色，而是「支持」及「保護」。學校除了支持孩子的學習，還必須保障教師們的學習，進而讓家長及地方人士，透過參與學校教育，而有所成長學習。換言之，學校必須當地方的「文化傳承及學習中心」。「學習共同體」中，為了保障並支持教師的學習，如何構築「同僚性」(collegiality)，是學校重要的任務之一。佐藤教授指出，現今許多學校當中，校內研習趨向形式化，教師們互相學習交流的「同僚性」也漸漸衰退，甚至流於僅只聊天的小團體。教師們的缺乏交流，更使各個教室及

教學內容「私人化」，這樣的情形，無法稱得上是「公教育」。因此，為了促進及保障教師的學習，讓教師有機會向「學習專門家」的方向成長，學校必須由內部開始改變，以推行公開教室研究，打破教師之間的藩籬，保障教師的交流及學習，重新構築校內的「同僚性」。

此外，學校改革的另一任務，就是行政及教育組織的單純化。佐藤教授指出，日本的教師平均一週工作52小時，上課、改作業、編寫及準備教材教具、參與研修開會、及教務分擔等等，工作內容繁瑣，幾乎已無時間及精力讓自己向「專門家」的目標成長學習。有鑑於此，在「學習共同體」的改革中，佐藤教授主張將學校組織單純化，讓教師能一方面專於教學工作，另一方面有時間相互交流，學習成長。此外，打開學校大門，讓地方人士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也是「學習共同體」的目標之一。佐藤教授認為，現今學校改革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家長和教師間的不信任，及學校和地方間的意見分歧。這樣的不信任，反而更造成孩子問題的擴大及嚴重化。如何消除家長、教師、學校與地方的分歧，佐藤教授主張，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開學校大門，讓地方人士及家長參與學生學習，並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構築家長、學校及地方的「學習共同體」。值得注意的事，「學習共同體」的「參加學習」，並非傳統的「教學參觀」，而是讓家長及地方人士，實際進入班級孩子的學習圈，與孩子同一平面，一方面引導孩子思考，一方面從孩子的學習過程中思考學習。在日本實際進行的狀況中，根據各個學校的特色及規畫的不同，「參加學習」的型態也非常多樣化。自願參加學習的家長，由母親、祖父母、甚至父親也積極參與。雖然規劃及參與人士各有不同，但各個學校竟都出現同樣的聲音及結果：家長們在剛參與時，重點只在自己孩子的表現及學習，

4 日文的「素人」，指的是門外漢。

隨著經驗的累積，更漸漸會去關心其他孩子的學習及反應，也就是說，家長真正能融入各個孩子的學習圈一起學習，進而對學校及教師建立信心。而孩子們也因為教室裡許多大人的參與，更安心更展現向上挑戰的欲望。在日本「學習共同體」的實踐中，家長及地方人士的「參加學習」，無形中激勵了孩子的學習欲望，也透過實際的參與，改變了學校、家長、及地方的對立關係，使學校教育轉化為「公共的教育」，大家不僅是「學習共同體」的學習圈之一，更有責任及義務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實行「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其學生的改變如何？」

筆者在前文曾經提到，「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改革中，提高學生的成績，並非主要目標，而是透過探索的授課方式，讓孩子了解學習的快樂並學會如何「學習」。佐藤教授回憶，許多自願參加「學習共同體」教育改革的學校，在加入之時，都面臨學級崩壞、學生問題嚴重、甚至逃學的學生數達全校學生總數十分之一以上的嚴重問題。實行「學習共同體」後，因為上課不再只是背誦及考試，而是透過各種方式探索學習，學生們漸漸感受到學習的成就，了解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奇蹟的是，許多逃學的孩子漸漸的不再抗拒學校、討厭學習，反而參與討論，有時表達的意見，甚至比成績高的孩子更深入、更令人省思。也因為家長及地方人士的參與配合，使學校、地方及家庭的關係更緊密，原本嚴重的學生問題也大幅減少。孩子對學習的興趣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更反映在成績上，許多遠遠在平均之下的學校，一躍而達平均標準，隨著長時間的實踐，更有不少學校，已超越平均標準達到高標。成績並非「學習共同體」的目標，但因孩子學會「學習」的能力，享受「學習」的快樂，成績一躍而上。值得欣喜的是，這樣的成績表現，並非訓練，也不是表面，而是孩子真

正懂得、了解知識運用的結果。筆者實際參加「學習共同體」的教室參觀時，最深刻的體驗，是學生的反應。在教室討論中，常常聽到「啊」、「是喔」、「原來如此」、「可是我認為…」、「你覺得呢」諸如此類的討論聲，深刻感受知識的火花，在孩子的思考中擴大。

「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改革，在日本實行已達三十年。目前在日本的公立小學、中學、高中當中，有百分之十的學校正在實行「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換言之，在日本約三千所學校已實施「學習共同體」。佐藤教授教育改革的影響，更漸漸擴展至亞洲國家，韓國於2000年導入「學習共同體」，目前以首爾為中心，韓國各地約有八成的教育局長支持並推行中。中國在2003年導入，目前以上海為中心，北京、西安都已實行「學習共同體」。強調學力導向的新加坡，也在2005年，由教育部開始，從上而下推行「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改革。印尼及越南也在2005年導入，目前都朝著改革的方向努力中。

佐藤老師深信，開發孩子潛能，只朝教材或教學法單方面改善，效果及維持度極有限。唯有地方、學校、教師、家長、學生一起努力，才能有效解決教育問題，進而提升孩子學習潛能。每一個孩子都不放棄，保障每一個孩子的學習，讓孩子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能力，在探索中開啟學力潛能。佐藤教授，甚至每一位學習共同體的教師們都正在努力學習著。

參考文獻

- 佐藤學『教育改革をデザインする』（規劃教育改革）岩波書店2000。
- 佐藤學『教師たちの』（教師們挑戰）小學館2003。
- 佐藤學『教師花伝書』（教師花傳書）小學館2009。